

目 录

随遇而安才是福

减少有余的，供奉不足的

过犹不及

与众不同才能出人头地

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

从小处入手

时不我待

不力口功于无用

万事都不能失去依托

少说多做

三思而行

站在立方听驳论

祸福都是人招致的

学会趋福避祸之道

揣摩之术

宽大为怀

鹤鹑焉知凤凰之志

路遥知马力

诚实易被人接受

最糊涂的莫过于明知故犯

小大贵贱，交相为恃

让对手敞开心之门

有权势也不能用得精光

言论忠信，行动笃敬

闻毁不怒，以德化怨

终身让路，不枉百步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不可轻信传言

游说要出奇制胜

不可无故受恩于人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清醒地立身处世，绝不随波逐流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经常奉承你的未必是朋友

以不变应万变

大事亦发端于细微

以德报怨

正人须先正己

遇事要量力而行

君子处世应以义为绳

知天命后方可为正人

顺势而为，但别随心所欲

审时度势，见机之道

谁是英雄

人贵藏辉

处世准则：恕平恭守

君子宁拙毋巧

做人需内方外圆

精心苦练，成功的秘密自动找你

以德服人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小事糊涂成就大聪明

遇事多从反面想想

善有时得恶报

与恶人相处

恶人是善者的磨石

明辨善恶才能百战百胜

提防身边的人

凡事好察并非明智

直率不同于狂放

防小人之心不可无

不会给予便难有获取

强攻不如智取

不做徒劳无益之事

凡事要先有准备

做事不在速成，在于打牢基础

缓事急办，急事缓办

马，善跑就行

动听的话不一定真实

知人知面，更要知心

为人的八戒与十德

知人才能善任

看人要用自己的眼睛，识人要依自己的判断

求备一人，百中无一

知人难，莫过于比己观人

考人心志知其人

察人之法

用人有原则

处世为人要有益于人

精通进退之道

做人是人生第一要事

泛交不如善交

交谈知深浅，论辩见性情

交友要近忠远奸

近墨者黑

不要信远疑近

以忠实诚信为本

和小人交游，如履薄冰

凤凰不与凡鸟同群

交友是人生要事

切不可妄自尊大

骄傲必伴随衰败

自然调节

朱砂粉碎色不变

早熟不一定是好事

盛极必衰

见好就收

学入歧途，后果更惨

积威，宽一分则安；积恩，减一分则怨

来势猛烈的都不能持久

平坦之处更易出错

一箭易折，十箭难断

由俭变奢易，由奢变俭难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吃亏是福

画虎不成反类狗

“利”是“害”的影子

私欲和虚伪是一种病的两处痛

损名害己的五忌

人人都向善厌恶

养生全性之道

穷人要发迹，必须先自立

与理同在

人分为五个层次

正文

随遇而安才是福

（南宋）袁采

人活在世间，自从有了知觉、见识，就有了忧患和不称心的事。小孩子哭闹，都是因为有些事没达到他的要求。从幼儿到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顺心如意的事少，而不如意的事却常常很多。即使大富大贵的人，虽然天下人都羡慕他，认为他过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但是，这种人也都有各自的烦恼不称心处，跟贫民百姓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所忧虑的事情跟普通人不一样罢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叫做缺陷世界。人生活在世上没有谁能处处如意、事事美满。能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而在遇到挫折不如意时，安然处之，就能感到心里顺畅一些。

人富贵与否是有定数的。造物主既把每个人的命运都注定了，但又留给人一些莫测的变化。这样就驱使着人们为了权势、钱财奔走忙

碌，而到死都不醒悟。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利益忙碌，那么天下的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而造物主也没有办法驱使人们去干什么了。可是，人们虽然奔走忙碌，而真正能得到荣华富贵的仅是很少的人；奔走忙碌一生什么也得不到的人却成千上万。然而，世上的人就因为有很少的人争得了富贵，便去劳心费力，殊不知别人成功也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如果命中注定你富贵，即使不奔忙，多等待些时候，你也终究能得到富贵。所以世上有那些见识高，能看破红尘的人，只是顺其自然，心中非常平静，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忧愁和高兴的，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怨忧，而为利益而奔忙或与人相互争斗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在胸中萌生过。像这样，能与人有什么争执呢？前辈的人说：人的生死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注定你是君子你就肯定能成为君子；命中注定你是小人，你再折腾也还是个小人。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而又切中了要害，只是人一般都不知道罢了。

圣人说：“对待仇怨，须以正直之道来对待。”这句话最符合中庸之道，可以通行无阻。一般来说，以怨报怨的说法当然不足称道，而有的士大夫为了博取仁厚长者的名声，放纵奸邪之人而不去惩治，都是虚伪不合情理的做法。圣人所说的正直，就是他人贤德，不因仇怨而废掉人家；他人不肖，也不因为仇怨而庇护他。是非取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以直报怨，就不会无休无止地互相报复了。

人如果善于忍耐，并且逐渐习以为常，即使别人对他施以非礼到不可忍耐的地步，他也能处之泰然，和往常一样。人如果不善于忍耐，也逐渐习以为常，即使别人对他有一点儿小小的怨恨与非礼，根本不

值得去计较，也总是竭尽全力去打官司，不到取胜绝不罢休，但他不知道自己失去的东西远远要比得到的东西多。人如果有明确的见解和主张，不为外界事物所干扰，那么他的身心就会得到极大的安宁。

生存于世间的人，能常常对自己做错的往事悔恨不已，对过去说错的话后悔不已，对过去的无知感到羞愧不已，那么他在品德方面就有了日益的长进，对这种日渐的进步，人们往往自己认识不到。古人称年纪到了六十岁，就应该知道五十九的过错，难道我们不能以此自勉吗？

人自己行为公平正直的，可以以此来侍奉神，而不能依仗此来怠慢神。可以用此来对待人，而不能依仗此来轻慢人。即使孔子也敬畏鬼神，侍奉大夫，顺从圣人，何况庶民百姓呢？自己行事没有道理时，心中应有所畏惧，这样才能躲避过灾祸，保全自身。至于君子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灾难，多半是他过于自负所引起的。人做好事时不能成功，向神祷告，请求神暗中帮助，即使没有收到成效，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至于干坏事不能成功，也向神祷告，请求神暗中帮助，这不是荒诞至极吗？如果想去偷盗而祈求神的保佑，打些无理官司而祈求神的保佑，假使神果真听从你的请求而帮你成功了，这便是惹怒神明，自求麻烦了。

“忠”、“信”这二个字，君子不奉守它们的少见，而小人往往却不守“忠”、“信”。小人在市场上卖东西，质量低劣的东西，也能够修饰得新颖奇特；假冒伪劣的东西也能做得跟真的一样。比如用胶糊来处理丝绢布帛使之更有光泽，在米麦或肉里加上水，以增加重量，

用便宜的东西来代替名贵药材。花言巧语，旨在把东西卖出去，根本不管是否会影响别人的饮食、使用，这些小商小贩就是这样的不讲忠信。欠人钱财物品拖了很久也不偿还，人家如果向他索要，他就答应一个月以后偿还，到时候向他要，他又不给，说再过一个月后偿还，到时候索要他仍然不会偿还。有的甚至约了十多次偿还日期可还是没有偿还。请工匠制造东西，给了他定金，向他要所制造的东西，他说一个月后给，到了日期向他要，他不给，又说再过一个月给，到时候向他索要他又不给，以至于约了十多次日期还是像当初一样没能拿到东西。这些人就是这样不讲信义，至于其他事情就更是不可胜数了，那些小人每天都做不讲信义的事，所以也不以为怪，而君子对这些行为却深感气愤，只想严惩他们，甚至于殴打控告他们。如果君子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不做不忠不信的事，并且可怜小人的无知，考虑到他们是出于不得已，并且是为了自己方便才作假骗人的，君子如果能这样想，那么也就不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放在心上了。

减少有余的，供奉不足的

（春秋）老子

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后就变得僵硬。万物草木活着时枝干柔脆，死后就变得枯萎。所以坚强的东西应属于死亡的一类，而柔弱的东西才属于生存的一类。因此，军队强大了就不能取得胜利，树木粗壮了就会遭到砍伐。坚强的往往处于劣势，而柔弱的反而处于优势。

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往往能驾驭天底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往往能穿透不留任何空隙的东西。我因此而认识到无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就空谈的教化而言，无为的好处天下极少有赶得上的。

自然的规律，难道不就像拉开弓弦射箭的道理一样吗？弦位偏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弦位偏低了就把它抬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松缓一些，拉得不够满就把它绷紧一些。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用来弥补不足的；社会的规则却不是这样，总是减少已经不足的，用来供奉已经有余的。谁能把多余的拿出来奉献给天下不足的？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做到。因此，圣人推动了万物的发展而不自以为尽了力，大功告成而不以功自居，并不愿表现显示自己的聪明才干。

过犹不及

（春秋）孔子

为人处世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用心尽力去做事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品德，但是过于认真而使心力交瘁，使精神得不到调解就会失去生活的乐趣；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过分的清心寡欲，对社会大众就不会做出什么贡献了。

不管多么完美的名誉和节操，都不要一个人独占，只有分一些给旁人，才不会惹起他人的嫉恨而招来灾害；不管多么耻辱的行为和名声，都不可以完全推到别人身上，要自己承担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掩饰自己的智能。

今人说快意话，做快意事，都用尽心机，做到十分尽情，一点也

不留余地，一毫也不肯让人，这样才心满意足。昔人云，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这是教导我们，处理事情必须要留有余地，责人从善切记不要把手话说绝。批评责罚别人的错误，要给他留下改正的余地和出路，劝勉别人做好事，要考虑到他可能接受和达到的程度。

中庸这种道德，是境界最高的。为人处世，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偏离目标的。天下可以达到人人均平富裕（智），高官厚禄可以断然辞让（仁），锋利的刀刃可以毅然相向（勇），智、仁、勇俱全，但要做到中庸，还是不可能。中庸是儒家心目中的妙境，是艺术，是至高至美的理想！是需要人时时警醒，并不懈努力去追求的。

与众不同才能出人头地

（战国）庄子

个人的足迹所及毕竟有限，尽管有限，但还须凭借足迹遍布周围广大的土地才能迈向远方；人类的知识可谓有限，虽然有限，但还须凭借那未知的领域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与真理。要探求真理，就不可偏执一隅，也不可漫无边际。万物纷纭，生长化育，古今不可替代，也不会亏损。

一切事物的终极境界都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结果。顺应自然，事物变化的枢纽便找到了，太初的认识从此开始；认识自然，认识真理，也从此开始。承认自己无知，然后才叫真知。人生在世的目标，实际

只有两件事——让世界变得美好，让人生变得美好。

要做好这两件事，就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善以待己，也能善以待人；在事业上是强者，在众人的眼里是个好人；明白世事人生的道理，也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成败得失；为人处世，能大处着眼，也会小处着手。要做到这样，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会遇到麻烦。因此，先要明白道理，其次是不要苛求。

世俗的人，都喜欢人们和自己相同，厌恶别人和自己不同，这是出人头地的想法。然而，这样怎么能出人头地呢？

至于人的教化，就像影子随形，回响之于声音，有问则答，主要是让别人畅所欲言，他只做个听众。他每天做事，不受教条束缚；他的思想与日俱新，所以无始无终；他以大同为原则，因而为人处世处于忘我状态。一个人既然忘我，就不必占有。知道“有”的是往日的君子，了解“无”的，则是“天地之友”。

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

（唐）赵蕤

人各不相同，所犯错误的性质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对贤者的错误责备要严，对普通人的错误责备要宽。如孔子批评管仲，正是由于把他当做一流人才来看，才惋惜他没能成就更大的事业。对普通人如果像贤者那样要求，那么普通人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

人是各种各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研究某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了。小人不能做君子事，当然也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侯会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还是小看他，曾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啊！”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只成就了霸业。夔、龙、稷、契（虞舜的臣子）是天子的辅佐，狐偃、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恐怕我们早已成为野蛮人了。”这是因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类人来看的，才批评他器量狭小。

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以求取自身的封赏。但楚国若攻打燕国，必须通过魏国。虞卿怕魏国禁止楚军通过，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国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可以说天下无敌。楚国君将派兵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说马能驮动千斤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斤之重，不是马能驮起来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但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攻打燕国，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因为贤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

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一举一动都会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即为尊者讳。势位一尊，就成了圣人，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然而一旦倒台，就又成了千人唾骂、遗臭万年的人。所以为尊者讳的人，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对尊者要求也应如对贤者一样，要严一些，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而对待普通人，则不妨宽容一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宽容，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缺点，乃至错误。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宽容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毛病，对你随声附和，你怎么看怎么舒心，还用得着宽容吗？

从小处入手

（春秋）墨子

对于诬陷和邪恶的话语，不去听它；对于粗野和蛮横的话语，不去说它；损伤别人的心思，不要隐藏在心里。这样，即使有专事诽谤和说长道短的小人，也无所依附了。

行恶而遭灾祸的人，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周厉王这些暴君就是例证；爱护帮助他人而得到幸福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些圣王就是例证。

处世的谋略很多，最基本的一条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人世间的活动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概括起来则简单不过，两句话揽括一切：少什么补什么，多什么减什么。少什么呢？少财富，于是，一代又一代，世世代代地创造财富，少友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呼唤

爱，寻找爱，数千年如一日，因为友爱是人的精神需求。

多什么呢？多灾难，自然的灾难，社会的灾难，没完没了地威胁着人类的安全，让人类不敢有片刻的疏忽大意；多仇恨，人类共处，怨恨难免，消除怨恨，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财富和友爱人人喜欢，灾难和仇恨人人讨厌。然而，少的永远少，多的永远多。财富友爱再多也是少，灾难和仇恨再少也是多。何况，现实生活中，财富友爱并不算多，灾难仇恨却不见少。

增补少的，减去多的，是代代相袭的主题。知道缺少而努力去增添，知晓多余而努力去削减，这就是人的智慧。该补时补，该减时减，这就叫自然。颠倒了，违背自然法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时不我待

（战国）吕不韦

圣人作为人处世，外表看缓慢而实际急切，好像迟宕而实际迅速地在等待着时机。文王父季历被殷拘困而死，文王很痛苦，也不忘自己被囚在笼子里的耻辱，只是时机未到。武王侍奉纣王，日夜不懈怠，也不忘王门被拘之辱。武王即位十二年，就成就了甲子日擒获纣王的事业。时机原本不容易得到。

伍子胥想见吴王见不到，请人和王子光打了招呼。王子光见到子胥后却讨厌他的相貌，不听他说话就拒绝了他。门客为这事询问王子光。王子光说：“他的相貌恰恰是我最讨厌的那种。”门客将王子光的

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说：“这是容易事。让王子光坐在堂上，用几重帷幕挡住再接见我，看见他的衣服就像看到他的手，就如见其人。请这样对他说。”王子光同意了。伍子胥说到一半，王子光就掀开帷幕，拉着伍子胥的手与他一起坐下，听他说。等到伍子胥说完，王子光非常欢喜。伍子胥认为拥有吴国的必定是王子光。王子光后来代替吴王僚成了王，任用了伍子胥。于是子胥就修订法制，礼下贤士良才，选练兵士，演习战斗；吴王阖闾六年，在柏举大胜楚军，九战九胜，追赶败兵到千里之外。楚昭王逃奔随国，吴占了楚都郢。子胥亲射王宫，鞭打楚平王坟三百下。从前在吴耕作，子胥不是忘了父仇，而是在等待时机。

有个才子田鸠想见秦惠王，留在秦国三年都未见到。有门客将此事告诉了楚王。后来田鸠见楚王时，楚王非常喜欢他，叫他拿将军的符节出使秦国。田鸠到了秦国后，见到秦惠王后对人说：“到秦国的路，还得从楚国来吗？”原来就有离得近无由相见如同隔得远的道理，路远却能见到，远的也就近了。时机也是这个道理。光有汤、武的贤明，却没有桀、纣混乱的时机，汤、武也成就不了王业；光有桀、纣的混乱时代，却没有汤、武的贤明，也成就不了王业。

圣人眼里时机与人事的关系如同竿子与影子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所以有道之士没遇到时机便隐藏不露，勤勉地准备，等待时机。时机一到，有人从百姓成为天子，有人从诸侯得到了天下，有人从卑贱成为帝王的辅佐，有人从平民成为万乘之王。所以圣人所重视的就是时机。水刚结冰，后稷不种植，后稷要种植一定要待春天到来。

所以说，人虽然聪明，但没有时机也建立不了功名。叶子正茂盛时，整天采摘也不觉得它少了，秋霜一到，整个树林都会凋零。事情的难与易，不在于大小，只在于知道时机。马厩里充满了饥饿的马，却没有声音，是没见到草料；地窖里满是饿狗，没有声音，是没见到骨头。看见草料与骨头，那躁动会禁也禁不住。乱世的人民无言，是没看见贤明的人，看见了贤明的人，就会禁止不住地向往他。向往他不是形式，而是人心。齐国因为闵王僭称东帝让人民与他离心离德，而鲁国趁势掠取了徐州。赵国邯郸因造寿陵扰民，民心不附，而卫国趁势掠取了蚘氏的城邑。凭鲁、卫的弱小，却都在大国得了手，就是抓住了时机。天不会给人第二次机会，时机不会久留，有能力也不会两次同样成功，举事就在与时机相合。

凡是相遇，都是因为相合。时机不合，就一定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才能行动。所以，比翼之鸟没遇到合适的时机就老死在树上，比目之鱼没遇到合适的时机就老死于海中。孔子周游列国，不止一次接触过当世君主，从齐国到卫国见了八十多位君王，拜在孔子门下做弟子的就有三千人，得意的弟子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万乘的君王得一个用就可以做君王之师，就不会抱怨没有人辅佐了。孔子凭修行明道周游列国，自己的官职才不过是鲁国的司寇，这就是周天子绝灭、诸侯大乱的原因。混乱中愚人就大多很难侥幸了。而君王宠幸愚人让他们任职，他们必定不能胜任。任职长久却不胜任，那宠幸反而变成祸殃。越受宠幸，对国人的祸害就越大，不只是殃及自身。所以君子不居宠幸地位，不做苟且之事，一定要衡量自己然后才任职，任职之后应量